

吴风越雨

## 青龙山

| 梅南频 文 |

青龙山是有故事的山。

这座并不巍峨也不壮观的山，位于丁蜀镇的边缘，山不在高，有名则灵，而且这名来得响亮。更为诡异的是与青龙山并行的还有一座山，叫黄龙山。一左一右，青龙黄龙在此，便神奇了这片土地。

青龙山全是青石结构而成，而黄龙山则全是黄石结构而成。两座山的形成可能是千万年以前海底的产物。60年前我经常和一些小朋友去青龙山游玩，山顶上有日本鬼子筑的碉堡，还经常捡到子弹壳，而更多的是山顶上有很多很多的小贝壳。当时我也奇怪，这山顶上怎么会有海底的东西呢？想不出这个道理，却深深地烙在了我幼小的心坎。

青龙山有很多传说，流传最为广泛的，便是关于五色土的故事。相传有位异僧手执一串用五色土捏筑而成的手珠，沿街串巷叫卖五色土，莫名其妙的当地百姓以为他是疯子，民以食为天，土可卖乎？然异僧大声呼叫此泥可换饭吃，那百姓就饥渴了，蜂拥而至探个究竟。异僧却不道明白，卖了关子，径自朝青龙山方向走去，百姓尾随而至山脚下，找那异僧却不见了踪影。众人议之，认定此乃仙人指点，便在青龙山动起手脚开挖，果不出所料，挖出的土五颜六色，异常漂亮，和水搅之，捏筑为坯，不出数年，这里便成为名闻遐迩的窑场。

青龙山可以说浑身都是宝。整座山的石质是石灰岩，开采烧制后成了石灰或者水泥。此丰富的砂藏自然成为当地工业的命脉。地方上办起了水泥厂，就地取材，效益可观。几千人不停地开采，几十年如一日，终于将这座山从地图上抹去了。

其实青龙山的珍贵不仅是在其表面，而在其底部。山的下面蕴藏了极其珍稀的紫砂泥，陶瓷的主要原料在这个富矿里。那个名垂青史的四号井，就在山脚的口子上。我曾因写作需要数次下井采访，那地下宫殿的灿烂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造化，感恩这方土地对人民的丰厚赐予。那岩层的明显分布及地貌的流线色彩会让人永远难忘。矿工们将不同层面的矿料开采后装车运回地面，表层甲泥可做缸盆原料，深层的便是紫砂泥的不同泥料，通过精心选择便可制作不同的产品。最为金贵的是天青泥，在矿

岩层中只有那么薄薄的一条流线，呈墨绿色，如流动的清流，安静而不露声色。偶尔也会发现一个个龙蛋似的蜂窝，似玉石中的原石，这便是后来被称为紫砂之宝的“大红袍”原料。四号井矿脉之丰富难以想象，深采千米横采数十里，气象万千，取之不尽。而“世界上只有一把壶”的宜兴，因为有了青龙山而名甲天下，让紫砂火了一把，让百姓富了一回，让世人对于宜兴有了更为深刻而美好的了解。

60年后的今天，我再也寻觅不到青龙山那熟悉的身影了。梦中的青龙山已经变成了一泓清澈的水潭，昨日的水今日的水，仁智互在，巧妙地诠释了对于人类的启迪。那些过去的存在不一定继续，但生命的意义完全可以转换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而升华而永垂不朽。那个始陶异僧的传说已经老去，而泥土的生命经过火的锻炼成了新的传说，在一代又一代宜兴人的聪明智慧中成为永恒。

如今真正的青龙山只留下龙尾这么小小的一块缩影了。从那些残存的山石肌理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变迁与沧桑。丁蜀镇在此启动了青龙山公园建设规划，立足“天下石景宏，金银百花洲”的理念，把这个废弃的宕口改造成一座公园，一座既可愉悦身心又可传播历史文化的场所。这个公园依托独具特色的景观底色，在龙尾、凤栖、玄泰三大景区依托原有的五个深水潭，设计了倚望青峰、孤山闲鹤等18个景点，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。那些老矿坑依然恢复了当初采矿场景，让后人感受到那年代的工作场景。那一个个碧水深潭似一面面镜子，照见青龙山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今昔。曾经为山，今日为水，这人为的造化说明了什么，又能给人们多少深刻的警示啊！

这些年，我游历过众多的大川名山，名头再大总感觉远不比青龙山那么亲切那么刻骨铭心。一座山，家乡小小的山，貌不惊人的山，普通得无法再普通的江南的山，它的容量它的能量它的价值是许多名山难以比肩的。就如一个人，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，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轻视他、鄙薄他。但凡存在，总有价值，一旦生辉，便光芒四射而荣耀其他。

青龙山，我生命中的山。

人间物语

## 在海边 向光吁求

| 郑亚洪 文 |

从“三门”动车站下来，正午的太阳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热浪逼人。三门县在乐清以北一百多公里，同样近海，却比乐清炎热。处暑才过去两天，“秋老虎”在三门开始发威。热浪在一个叫渔家舂的小村达到高潮，油漆一新的小村将热浪的强度从村长家的白墙上反射回来，毫不保留地落在脸上、身上、眼睛里，墙壁上画的美人鱼巨幅海报又将热度提高了一点点，整洁、干净的小路连块鸡屎鸭粪也找不到，让人疑心这是在农村吗？不是农村，它又是什么身份呢？喏，那边，晚会现场的牌子上写着“诗与远方”，以至于我看见浅蓝色浪花的logo标志感觉现实的海浪向我扑来。

乘车到浦坝港镇扩塘山码头，海风夹杂着浓烈的鱼腥味粉碎在我的手臂上，对这种腥味我并不陌生，我经常在大太阳下追拍海上风景，当我步入一条小马力的机动船，船只行驶到浩大的三门湾时，当我看见大海中间插着笔直的竹竿被海浪吞噬后抛在了船尾，才醒悟到这并非以前我行驶在平静的乐清湾海面上。时值涨潮，船只迎着巨浪前进——说是“迎”，其实是被大浪一次次拦腰粉碎。大浪打来，阔步穿过甲板，寻找任何干燥的东西：衣服、包、相机、凳子、香烟，全部打湿，染上咸味，连我手中的一罐啤酒也成了“一半酒精，一半盐味”。

海上风浪更加凶险，拴着链条的铁门被风刮起咣当作响，浓烈的柴油继续挥发，我的身体开始叛逆，中饭刚刚在胃里落下的三门青蟹、虾、蛏子被海浪与大风裹挟，不顾主人的悲哀将东西全部掏空。我想起渔村墙壁上的美人鱼，想起“诗与远方”，如果前方有陆地出现，我会奋不顾身跳下海游过去。后来我问起同舱的草白，她说自己也有这样感觉。面对大海，面对死神一样的巨无霸，恐怕很多人会作出相同反应。船只转弯，驶入平静的里海，海岸边大片水草唤起我对陆地生命的渴望，滚烫的太阳稍稍收敛了热浪，一艘艘开足马力的渔船驶出码头，与我们的小渔船擦肩而过，向外海进发，我也非常愿意将大海交还给勇健的渔民。

到了黄昏太阳下山时大海温柔起来。牛尾塘，有趣的地名倒也名副其实，可能跟地理位置偏僻有关，当地人将牛羊放养在海边公路上，几只小牛慢慢吞吞向汽车走来，全然不顾四个轮子可能的碾压。透过车窗我看见它们的大眼睛，宁静，澄澈，好像永远有一滴眼泪挂在那里，让人怜悯顿生。在牛尾塘我们目睹了一场盛大的落日。落日前我先回述一个海边袖珍小庙。有人在一块岩石下面用砖石搭了

个方形石屋，面积不到一平米，只为一棵绿草，这棵绿草神奇吗？一点也不，在岩石周围就有很多，可它一旦到了石屋里就有了“庙”的感觉，被供奉起来，你的心就虔诚下来，大自然神的一面，通过一株草，一棵树，一块岩石，向我们显示。因为云层太厚，太阳隐入云里，神不见了，光却留下来。在海边，我们通过晚霞向光吁求。光的美誉在牛尾塘上的一列群山上到达巅峰，它将整个天空渲染，慢慢铺排在整个洋面上，很像作曲家布鲁克纳的交响曲，绵密的弦乐铺排，却不断推迟即将到来的高潮。晚霞从洋面上从容步入空谷，它坠入人间，它又复活了，是十个小时后的日出。太阳每天都做着相同的游戏，日出，日落，永不厌倦，不停地将我们带入游戏，又将我们无情抛出。

再次见到太阳是在离牛尾塘几十里地的从舂村。大概渔民自己也不喜欢土里土气的从舂，索性取了一个文艺气息的新名“渔家舂”，又把它谐音为“渔家傲”，下面加了一行英文“Vigorous Village”，直译为“有朝气的村庄”，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海边小村几经易名，发生了质的变化，一个好听、叫得响亮的名字。举办文化节的是在富裕的下从舂，下从舂面向大海，村口有许多海水养殖场，分割为方方正正的田塘，远远看上去一幅“水光潋滟”的样子。八月二十八日（阴历七月二十八）他们要在大海边举办一场祭海仪式，一大早将宰杀好的猪羊、水果贡品等在大八仙桌上摆好，等到涨潮时辰，点上香，念过祭海文书，将猪羊抛入大海，祈求海神保佑讨海的渔民。在渔家舂有一个叫讨海居的民俗，它的门牌是从舂路111号，这个数字好极了，贝多芬最有名的钢琴奏鸣曲编号也是111，慢乐章是最蓝的死亡演奏。渔家舂是上从舂村和下从舂村合并过来的，它们是同一个村。我离开鱼塘向山里面走去。过去大片芦苇摇晃的上从舂村村口现在成为一个大果园，栽满了橘子树和文旦，入秋后青色的橘子挂满枝头，过段时间果园飘香，就像里尔克一首诗里写的“日落后就到苹果园里来 / 看看黄昏时草地的一片绿”。

早晨的光落在山谷里，窸窸窣窣，飘落在果园里，橘子树上，鱼塘上，它粘着土，带着灰，落在上从舂村双龙庙的贡品上，黑暗中坐着几位村民，连他们的牙齿，他们说的三门话口音都捧上了光。早晨的光继续跋涉，它离开山谷，翻过鱼塘，到达从舂村，最后落在111号的房顶上，当音乐家演奏完111号钢琴奏鸣曲，他听见光从容停步。

二泉月·文学 人的事可无个一做人那世界上每个一做



闲光阴

插画 马叙